

蒋光慈短篇小说选

蒋光慈 编

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蒋光慈短篇小说选

蒋光慈 编

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2002-1-1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

ISBNL-ZXWX-0020/I246 定价 :12.00 元

蒋光慈短篇小说选

蒋光慈 著

目录

鸭绿江上.....	2
弟兄夜话.....	20
徐州旅馆之一夜.....	35
寻爱.....	45

鸭绿江上

那一年下学期，我们的寄宿舍被学校派到一个尼姑庵里。莫斯科的教堂很多，其数目我虽然没有调查过，但我听人家说，有一千余个。革命前，这些上帝的住所——教堂—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也就同中国共和未成立以前的庙宇一样，可是到了革命后，因为无神论者当权，这些教堂也就大减其尊严了。本来异教徒是禁止进教堂的，而我们现在这些无神论者把尼姑庵一部分的房子占住了做寄宿舍，并且时常见着庵内的尼姑或圣像时，还要你我说笑几句，一点儿也不表示恭敬的态度，这真教所谓“上帝”者难以忍受了。

我们的尼姑庵临着特威尔斯加牙大街，房屋很多，院内也很宽绰，并有许多树木，简直可以当作一个小花园。每天清早起来，或无事的时候，我总要在院内来回绕几个圈子，散散步。尼姑约有四十余人，一律穿一身黑的衣服，头上围披着黑巾，只露一个脸出来，其中大半都是面孔黄瘦，形容憔悴的；见着她们时，我常起一种悲哀的感觉。可是也有几个年纪轻些，好看一点的，因之我们同学中欲吊她们膀子的，大约也不乏其人。有一次晚上，我从外边走进院内，恰遇一个同学与一个二十几岁的尼姑，立在一株大树底下，对着说笑着，他们一见着我，即时就避开了。我当时很懊悔自己不应扰乱他人的兴趣，又想道，“你们也太小气了，这又何必……”从此我格外谨慎，纵不能成全他人的好事，但也不应妨害他人的好事！况且尼姑她们是何等的不自由，枯寂，悲哀……

恰好这一天晚上八点钟的时候，下了大雪；天气非常之冷，与我同寝室的是三个人——一个波斯人，一个高丽人，还有一位中国人C君。我们寝室内没有当差的，如扫地和烧炉子等等的东西，都是我们自己做，实是实行劳动主义呢。这一天晚上既然很冷，我们就大家一齐动手，把炉子烧起；燃料是俄国特有的一种白杨树，白杨树块非常容易燃烧，火力也非常之大。炉子烧着了之后，我们大家就围坐起来，闲谈起来。我们也就如其他少年人一样，只要几个人坐在一块，没有不谈起女人的：“比得，你看安娜好不好？”“我今天在街上遇着了一位姑娘真是美貌！啊！她那一双明珠似的眼睛。”“你娶过亲没有？”“我知道你爱上那一位了。”“唉！娶老婆也好也不好！”“……”我们东一句，西一句，大半谈的都是关于女人的事情。那一位波斯同学说得最起劲，口里说着，手脚动着，就同得着了什么宝物似的。可是这一位高丽同学总是默默地不肯多说话，并且他每逢听到人家谈到恋爱的事情，脸上常现出一种悲戚的表情，有时眼珠竟会湿了起来。我常常问他：“你有什么伤心的事么？”他或强笑着不答，或说一句“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”。他虽然不愿意真确地对我说，但我总感觉他有伤心的事情，他的心灵有很大的伤痕。

这位高丽同学名字叫李孟汉，是一个将过二十岁的美少年。他实在带有几分女性，同人说话时，脸是常常要红起来的；我时常同他说笑，在同学面前，我时常说他是我的老婆。当我说他是我的老婆时，他总是笑一笑，脸发一发红，但不生气，也不咒骂。我或者有点侮慢他，但我总喜欢他，爱与他亲近——就仿佛他的几份女性能给我一些愉快似的。同时，我又十分地敬重他，因为他很用功，很大量，很沉默，有许多为我所不及的地方。他不讨厌我，有时他对我的态度，竟能使我隐隐发生安慰的感觉。

我们围炉谈话，波斯同学——他的名字叫苏丹撒得——首先提议，以为我们大家今晚应将自己的恋爱史叙述出来，每人都应当赤裸裸地，不应有丝毫的瞒藏。这时 C 君出去找朋友去了。大家要求我先说，这实在把我为难住了。我说我没有恋爱过，无从说起。可是苏丹撒得说：“不行！不行！维嘉，你莫要撒谎！你这样漂亮的少年，难道说你在中国没有爱过女人，或被女人爱过？况且你又是诗人，诗人最爱的是女人，而女人也爱好诗人。李孟汉，你说是不是呢？”他向着李孟汉说，李孟汉但笑而不答，于是又转脸向着我，说：“你说！你说！撒谎是不行的！”我弄得没有办法，不说罢，他们是不依我的；说罢，我本没有有趣味的恋爱史，又怎么说起呢？不得已，我只得撒谎了，只得随嘴胡诌了。我说，我当作学生会会长的时候，有许多女学生写信给我，说我如何如何地有作为，文章做的是如何如何地好；其中有一个女学生长得非常之美丽，曾屡次要求我爱她，但我当时是一个白痴，竟辜负了她对于我的爱情。我说，我有一次在轮船上遇着一个安琪儿一般的姑娘，她的美貌简直是难以用言语形容出来；我想尽方法，结果与她亲近了，谈话了；她是一个极美丽而有知识的姑娘；在谈话中，我感觉得她对我表示很温柔的同情。我说至此，苏丹撒得兴奋起来了，便笑着说：

“这位美丽的姑娘是爱上你的了。你真是幸福的人啊！但是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？后来，唉！结果不……不大好……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苏丹撒得很惊异地问，“难道她不爱你……”

“不，不是！我是一个蠢人。”

“维嘉！你说你是一个蠢人，这使我不能相信。”

“苏丹撒得！你听我说了之后，你就晓得我蠢不蠢了。我俩在轮船上倚着栏杆，谈得真是合意。我敢说一句，她对于我实在发生了爱苗，而我呢，自不待信。谁知后来船到岸的时候，她被她的哥哥匆匆忙忙地催着上岸，我竟忘记了问她的住址和通信处——我俩就这样地分别了。你们看，我到底蠢不蠢呢？我害了一些相思病，但是，没有办法。……”

“啊！可惜！可惜！真正地可惜！”苏丹撒得说着，同时也唏嘘着，似觉向我表示很沉痛的同情的样子。但李孟汉这时似觉别有所思，沉默着，不注意我俩的谈话。

“你现在一言不发的，又想到什么事情了？”我面对着李孟汉说，“我现在将我的恋爱史已经说完了，该临到你头上了罢。我总感觉你的心灵深处有什么大悲哀的样子，但你从未说出过；现在请你说给我们听听罢。我的爱，我的李孟汉（我时常这样地称呼他）！否则，我不饶恕你。”他两眼只是望着我，一声也不响，我又重复一遍说：“我已经说完了，现在该你说了，我的爱，你晓得么？”

李孟汉叹了一口气，把头低了，发出很低的，而且令人觉得是一种极悲哀的声音：

“你们真要我说，我就说。我想，我在恋爱的国度里，算是一个最悲哀的人了！”

“那么，就请你今晚将自己的悲哀说与我们听听，”苏丹撒得插着说。

“今年三月间，我得着确信，是一个自汉城逃跑来俄的高丽人告诉我的：我的爱，我的可怜的她，在悲哀的高丽的都城中，被日本人囚死在监狱里了。”李孟汉说着，几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。

“哎哟！这是何等的悲哀啊！”苏丹撒得很惊叹地说。但我这时一声不响，找不出话来说。“但是因为什么罪过呢，李孟汉？”

“什么罪过？苏丹撒得，你怕不知我们高丽的情形罢。我们高丽自从被日本侵吞之后，高丽

的人民，唉！可怜啊！终日在水深火热之中，终日在日本人几千斤重的压迫之下过生活。什么罪过不罪过，只要你不甘屈服，只要你不恭顺日本人，就是大罪过，就是要被杀头收监的。日本人视一条高丽人的性命好像是一只鸡的性命，要杀便杀，有罪过或无罪过是不问的。可怜我的她，我的云姑，不料也被万恶的日本人虐待死了！……”

李孟汉说着，悲不可抑仰；此时我心中顿觉有无限的难过。大家沉默了几分钟；李孟汉又开始说：

“我现在是一个亡命客，祖国我是不能回去的——倘若我回去被日本人捉住了，我的命是不稳的。哎哟！我的好朋友！高丽若不独立，若不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，我是永远无回高丽的希望的。我真想回去看一看我爱人的墓草，伏着她的墓哭一哭我心中的悲哀，并探望探望我祖国的可怜的，受苦的同胞；展览展览我那美丽的家园；但是我呀，我可不能够，我不能够！……”

李孟汉落了泪；苏丹撒得本来是爱说话的人，但现在也变成沉默的白痴了。我看看李孟汉他那种悲哀的神情，又想想那地狱中的高丽的人民，我就同要战栗的样子。李孟汉用手帕拭一拭眼，又望着我说：

“维嘉！你真猜着了。你时常说我有什么悲哀的心事，是的，祖国的沦亡，同胞的受苦，爱人的屈死，这岂不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么？维嘉！我若不是还抱着解放祖国的希望，还想无论何时能够见见我云姑的墓草，我怕久已要自杀了。我相信我自己的意志可以算得很坚强的。我虽然有无涯际的悲哀，但我还抱着热烈的希望。我知道我的云姑是为着高丽而死的，我要解放高丽，也就是安慰我云姑的灵魂，也就是为她报仇。维嘉！你明白我的话么？”

“我明白你的话，李孟汉，不过我想，希望是应当的，但悲哀似乎宜于减少些，好，现在就请你述一述你与云姑恋爱的经过罢。明日上午没有课，拉季也夫教授病了，我们睡迟些不要紧。苏丹撒得，你在想什么了？为什么不做声了？”

“我听他的话，听得呆了。好，李孟汉，现在就请你说恋爱的历史罢。”

李孟汉开始叙述他与云姑的历史：

“唉！朋友！我真不愿意说出我同云姑中间的恋爱的历史——不，我不是不愿意说，而是不忍说，说起来要使我伤心，要使我流泪。我想，世界上再没有比我的云姑那样更美丽的，更可爱的，更忠实的，更令人敬佩的女子！也许实际上是有的，但对于我李孟汉，只有云姑，啊，只有云姑！你们时常说这个女子好，那个女子漂亮……我总没有听的兴趣，因为除了云姑而外，再也没有女子可以占领着我的爱情，引诱我的想象。我的爱情久已变为青草，在我的云姑的墓土上丛生着；变为啼血的杜鹃，在我的云姑的墓旁白杨枝上哀鸣着；变为金石，埋在我的云姑的白骨的旁边，当作永远不消灭的葬礼，任你一千年也不会腐化；变为缥缈的青烟，旋绕着，缠绵着，与我的云姑的香魂化在一起。朋友，我哪有心肠再谈女子的事情，再做恋爱的美梦呢？……”

“高丽是滨海的岛国，你们只要是读过地理，大约都是晓得的。说起来，我们的高丽实在是一个气候温和，风景美丽的地方。高丽三面临海，而同时又位于温带，既不枯燥，又不寒冷，无论山川也罢，树木也罢，蒙受着海风的恩润，都是极美丽而清秀的。高丽国民处在这种地理环境之中，性情当然生来就是和平而温顺的，所谓文雅的国民。可惜高丽自从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吞之后，文雅的高丽的国民沉陷于无涯际的痛苦里，不能再享受这美丽的河山，呼吸温暖的海风所

荡漾着的空气。日本人将高丽闹得充满着悲哀，痛苦，残忍，黑暗，虐待，哭泣……日月无光，山川也因之失色。数千年的主人翁，一旦沦于浩劫，山川有灵，能不为之愤恨么？哎哟！我的悲哀的高丽！”

“维嘉！你大约知道鸭绿江是高丽与中国的天然的国界罢。鸭绿江口——江水与海水衔接的地方，有一虽小然而极美丽的C城。C城为鸭绿江出口的地方，因交通便利的关系，也很繁华；又一面靠江，一面凭海，树木青葱，山丘起伏，的确是风景的佳处。唉！算起来，我已经六年离开美丽的C城的怀抱了！我爱高丽，我尤爱高丽的C城，因为它是我的生长地；因为它是我与云姑的家园，是我与云姑一块儿从小长大的乡土。朋友，我真想回到C城，看看我与云姑当年儿时玩耍的地方，现在是什么样子了；但是，现在对于我李孟汉，这真是幻想啊！”

“C城外，有一柳树和松树维生的树林，离城不过一里多地。这树林恰好位于海岸之上，倘若我们坐船经过C城时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个黑乌乌的树林，并可以看见它反射在海水中的影子。树林中尽是平坦的草地，间或散漫地偃卧着有几块大石头——它们从什么地方搬来的呢？我可说不清楚。这块树林到冬天时，柳树虽然凋残了，然因有松树繁茂着自己的青青的枝叶，并不十分呈零落的现象。可是到了春夏的时候，柳丝漫舞起来的绿波，同时百鸟歌唱着不重样的天然的妙曲，鸣蝉大放起自己的喉咙，从海面吹来令人感觉着温柔的和风，一阵阵地沁得人神清气爽——这树林真是一个欣赏自然妙趣的所在啊！”

“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。只要是天不下雨，有一对小孩——一个男的一个女的——差不多整日地在这树林中玩耍。两个孩子年纪相仿佛，都是六七岁的样子；照着他俩的神情，简直是一对人间的小天使！那个男孩子我们暂且不讲，且讲一讲那个天使似的女孩子：她那如玫瑰一般的小脸，秋水一般的有神的眼睛，朱砂一般的嫩唇，玉笋一般的小手，黑云一般的蓬松松的发辮，更加上她那令人感觉着温柔美善的两个小笑涡，唉！我简直形容不出来，简直是一个从天上坠下来的小天使啊！朋友，你们或者说我形容过火了，其实我哪能形容她于万一呢？我只能想象着她，然而我绝对形容不好她。”

“这一对小孩子总是天天在树林中玩耍：有时他俩在树林中顺着草地赛跑；有时他俩捡树棍子盖房子，笑着说这间厢房我住，那间厢房你住，还有一间给妈妈住；有时他俩捡小石头跑到海边抛到水里，比赛谁抛得远些，而且落得响些；有时他俩并排仰卧在草地上，脸向着天空，看一朵一朵的白云飞跑；有时他俩拿些果品烧锅办酒席请客；有时他俩并排坐着，靠着大石头，叙诉些妈妈爸爸的事情，听人家说来的故事，或明天怎样玩法；有时他俩手携着手并立在海岸上，看船舶的往来，或海水的波荡……他俩虽然有争吵的时候，但总是很少，并且争吵后几秒钟又好将起来，从未记过仇。他俩是分不开的伴侣，差不多没有不在一块儿的时候。一对小孩子无忧无虑，整日培育在自然界里，是何等的幸福啊！”

“朋友，这一对小孩子就是十几年前的我与云姑。唉！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！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怎样才能恢复转来呢？怎样想办法可以使我与云姑重行过当日一般的幸福生活呢？想起来，我好生幸福，但又好生心痛！”

“我与云姑都是贵族的后裔：我姓李，云姑姓金，金李二族在高丽是有名的贵族，维嘉，你或者是晓得的。自从日本将高丽吞并后，我的父亲和云姑的父亲都把官辞去了，退隐于林下。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非常好的朋友，而且照着亲戚讲，又是极亲近的表兄弟。我俩家都住在树林

的旁边，相距不过十几步路。他俩老人家深愤亡国的羞辱，同胞的受祸；但一木难支大厦，无能为力，因此退隐林泉，消闲山水。他俩有时围炉煮酒，谈到悲哀的深处，相与高歌痛哭。那时我与云姑年幼无知，虽时常见两位老人家这般模样，但不解其中的原由，不过稚弱的心灵起一番刺激的波动罢了。后来我与云姑年纪渐渐大了。因之他俩老人家所谈的话，也渐渐听得有几分明白，并且他俩老人家有时谈话，倘若我俩在旁时，常常半中腰把话停止了，向我俩簌簌地流泪——这真教我两个稚弱的心灵上刻了不可消灭的印象。”

“现在且不说他俩老人家的事情。我与云姑真是生来的天然伴侣，从小时就相亲相爱，影不离形地在一块儿生活。我俩家是不分彼此的，有时她在我家吃饭，有时我在她家吃饭，吃饭总要在一张桌子上，否则，我两个都吃不下饭去。她的母亲和我的母亲，也就如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一样，也是和睦得非常，对于我俩的态度，也从未分过畛域的。我与云姑处在这种家庭环境之下，真是幸福极了！后来我俩年纪大了些，便开始读书，云姑的父亲当教师。我俩所念的书是一样的，先生给我俩上书讲得一样多，可是云姑的慧质总比我聪明些，有时她竟帮助我许多呢，每日读书不过三四小时，一放学时，我俩就手牵着手儿走到林中或海边上玩。”

“啊！我还记得有一次，说起来倒是很有趣的：离我俩家不远有一位亲戚家，算起来是我的表兄，他结婚的时候，我与云姑被两位母亲带着去看了一回；第二天我俩到林中玩耍时，就照样地仿效起来——她当作新娘子，我当作新郎。这时正是风和草碧，花鸟宜人的春天。我俩玩得没趣，忽然想起装新娘和新郎的事情来，于是我采了许多花插在她的发髻上，她也就低着头装作新娘的样子，我牵着她的手一步一步地走。我俩本是少小无猜，虽然装作新娘和新郎的模样，实还不知新娘和新郎有什么关系，一对小新人正走着走着；忽然从林右边出现了两个人，原来是她的父亲和我的父亲。他俩走到我俩的面前来，疑惑地问道：‘你俩为什么这种模样儿？’我俩虽然是这般地游戏：但见他俩老人家走来时，也不觉表示出一种羞答答的神情。‘我俩装新娘和新郎，她是新娘，我是新郎——我俩这般玩。’我含羞地答应了一句，两位老人家听着笑起来了。我的父亲向她的父亲问道：‘老哥！你看这一对小新人有有趣呢？’云姑的父亲用手抚弄着自己细而长的胡须，向着我俩很慎重地看了几眼，似觉起了什么思索也似的，后来自己微笑着点一点头，又向我的父亲说道：‘的确有趣！不料这两个小东西玩出这个花样儿。也好，老弟，我俩祝他俩前途幸福罢。……’当时我不明白云姑的父亲说话的深意——他已把云姑暗暗地许给我了。”

“光阴如箭也似地飞跑，真是过得快极了。我与云姑的生活这样慢慢地过去，不觉已经到十一二岁时期。我俩的年纪虽然一天一天地大了，但我俩的感情并不因之生疏，我俩的父母也不限制我们。每天还是在—块儿读书，—块儿在林中玩；云姑的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，他并不以冬烘先生的态度对待我俩，有时他还教授一些歌儿与我俩唱。在春天的时候，林中的鸟声是极好的音乐，我与云姑玩到高兴时，也就唱起歌儿，与鸟声相应和。啊！说起鸟来，我又想起来—樁事情了：有一天晚上，我的一位堂兄由家里到我家来，他带来一只绿翠鸟给我玩，这绿翠鸟是关在竹笼子里头的。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，因为这只绿翠鸟是极美丽，极好看的：红嘴，绿羽，黄爪，真是好玩极了！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国度里，有没有这样美丽的鸟儿，但在我们高丽，这绿翠鸟算是很美丽的了。因为天太晚了，云姑怕已睡着了，我没有来得及喊她来看我新得的宝贝。我这一夜简直没有入梦，一会儿担心鸟笼挂在屋檐下，莫要被猫儿扑着了；一会儿想到明天云姑见到绿翠鸟时，是何等地高兴；一会儿想到可惜堂兄只带了一只绿翠鸟给我，若带来两只时，我分一只

给云姑，岂不更好么？……因为一只绿翠鸟，我消耗了一夜的思维。”

“第二天刚一黎明的时候，我就从床上起来，母亲问我为什么起得这样早，我含糊答应了几句，连脸也不洗，就慌里慌张地跑到云姑家里来了。这时云姑还正在酣睡，我跑到她的床沿，用手将她摇醒，‘快起来！快起来！云姑！我得到了一只极好看的绿翠鸟，唉！真好看呀！你快快起来看……’云姑弄得莫名其妙，用小手揉一揉两只小眼，看看我，也只得连忙将衣穿起，下了床，随着我，来到我的家里。我把鸟笼从屋檐取将下来，放在一张矮凳上，教云姑仔仔细细地看。云姑果然高兴的不得了，并连说，‘我们要将它保护好，莫要将它弄死了，或让它飞了。’谁知云姑抚摩着鸟笼，不忍释手，不注意地把鸟笼的口子弄开了——精灵的绿翠鸟乘此机会便唧地一声飞去了，飞到天空去，霎时间无影无踪。我见着我的宝贝飞去了，又气又恼，便哭将起来，向着云姑责骂：‘我叫你来看它，你为什么将它放了？……你一定要赔我的绿翠鸟，否则我绝不依你……我去找你的妈妈说理去……哼……哼……’云姑见鸟飞去了，急得脸发红，又见我哭了，并要求她赔偿，她于是也放声哭了。她说，她不是有意地把绿翠鸟放飞了；她说，她得不到绿翠鸟来赔我……但我当时越哭越伤心，硬要云姑赔偿我的绿翠鸟。我两个哭成一团，惊动了我的母亲和父亲，他俩由屋内跑出来问，为什么大清早起这样地哭吵起来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；我哭着说：‘云姑把我的绿翠鸟放飞了，她一定要赔我的。……’云姑急着说：‘不，不是！我不是有意地把绿翠鸟放飞了。汉哥要我赔他的，我从什么地方弄来赔他呢？……’原来是这么一事情！一只鸟儿飞了，也值得这样地闹得天翻地覆？云姑！好孩子，你莫要哭了，绝不要你赔，你回去罢！’云姑哭着回去了；我的母亲抚着我的头，安慰了我一番，我才止了哭。”

“这一天我没有上学，整天闷闷地坐在家里，总觉着有什么失去了的样子，心灵上时起一种似悲哀又非悲哀的波浪，没有平素那般的愉快平静了。这并不是因为失去了绿翠鸟，而是因为云姑不在面前，我初尝受孤寂的苦味。由感觉孤寂而想起云姑，由想起云姑而深悔不应得罪了云姑，使云姑难过。‘唉！总是我的不是！一只绿翠鸟要什么紧呢？况且云姑又不是有意地这样做……她也爱绿翠鸟呀！……我为什么要强迫了她？……总都是我的不是，我应当向她赔罪。但是，云姑见我这样地对她不好，怕一定要不理我了罢？倘若我去赔罪，她不理我，究竟怎么好？……’我想来想去，不知如何办才好，最后，我又哭了，哭得更为悲哀；不过这种哭不是为着绿翠鸟，而是为着云姑，为着我自己不应以一只绿翠鸟得罪了云姑。……”

“朋友，这是我有生第一次感受着人间的悲哀！我已决定向云姑赔罪，但怕云姑真正生了气，不愿再理我了。恰好到刚吃晚餐的时候，云姑家用的一个老妈送一封信给我，照着信封面的字迹，我知道这是云姑写给我的，我惭愧地向老妈问一声，‘云姑今天好么？’‘云姑？云姑今天几几乎哭了一天，大约是同你吵嘴了罢。唉！好好地玩才对，为什么你又与她斗气呢？你看，这一封信是云姑教我送给你的。’老妈不高兴地将话说完就走了。我听了云姑几几乎哭了一天，我的一颗小心落到痛苦的深窟里，深深地诅咒自己为什么要做出这样大的罪过来。我将信拿在手里，但我我不敢拆开，因为我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与我讲和的话，还是与我绝交的话。我终于战兢兢地把信扯开了。……”

苏丹撒得不等李孟汉说完，赶紧地插着问：“信里到底写什么呢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李孟汉，我替你担心呢。”李孟汉微微地笑了一笑，用手把炉内的白杨树块架一架，便又接着说自己的故事：

“自然是好消息啊！我的云姑对于我，没有不可谅解的。这一封信里说：‘亲爱的汉哥！我承认我自己做错了事，损失了你所心爱的东西，但是，汉哥啊！请你原谅我，我不是有意地在你面前做错事啊！你肯原谅我吗？我想你一定可以原谅我！我今天没有和你在一起，我心里是如何难过啊！汉哥！我的两眼都哭红了，你可怜我一些儿罢！倘若你可怜我，请你明早在我们平素所靠的大石前等我，我来向你谢罪。……’我读了这一封信，朋友，你们想想我是如何高兴呢。但同时我又惭愧的不得了；我本应当向她谢罪，而她反说向我谢罪，反要我可怜她，唉！这是如何使我惭愧的事啊！”

“第二天日出的时候，我起来践云姑的约，向着海边一块大石走去，谁知云姑先我而至。她已站在那儿倚着大石等我呢，我喊一声‘云姑！’她喊一声‘汉哥！’——我俩互相看着，说不出别的话来；她两眼一红，扑到我的怀里，我俩又拥抱着痛哭一场。为什么哭呢？喜欢过度么？还是悲哀呢？……当时哭的时候，没有感觉着这些，现在我也答应不出来。这时青草上闪着鲜明的露珠，林中的鸟儿清婉地奏着晨歌，平静的海时起温柔的波纹……一轮新鲜而红润的朝阳慢慢地升起，将自己的柔光射在—对拥抱着痛哭的小孩身上。”

李孟汉说到此处停住了。他这时的脸上很显然地慢慢增加起来悲哀的表情，一点儿愉快的笑痕渐渐从他脸上消失下去了。他将两手合拢着，两眼不转睛地向着炉中的火焰望。我虽然没有研究过心理学，但我感觉到他这时的心弦又起悲哀的颤动了。沉默了几分钟，苏丹撒得是一个急性人，无论什么事都要追根问到底，不愿再继续着忍受这种沉默了，便向李孟汉说道：“你的故事还未说完啦，为什么你不继续说了？我听得正高兴，你忽然不说了，那可是不行啊！李孟汉，请你将你的故事说完罢，不然的话，我今夜一定是不能入梦的。维嘉已经说过，明天上半天没有课，我们睡迟些不要紧，你怕什么呢？快说，快说，李孟汉。”我当然是与苏丹撒得表同情的，便也怂恿着李孟汉将故事说完。我平素是睡得很早的，这天晚上却是一个例外，睡神不来催促我，我也不感觉到一点儿疲倦。

李孟汉还是沉默着。我也急起来了；苏丹撒得如生了气的样子，将李孟汉的左手握住在自己的两手里，硬逼迫他将故事说完。李孟汉很可怜的样子，向我俩看了几眼，似觉是要求我俩怜悯他，他不得已又重行开口了：

“唉！我以为说到此地倒是适可而止，没有再说的必要了；再说下去，不但我自己要难过不了，就是你们听者怕也不会高兴的。也罢，苏丹撒得，你把我的手放开，我说就是了。唉！说，说……我哪有心肠说下去呢？……你们真是恶作剧啊！……”

“自从我与云姑闹了这一次之后，我俩间的情爱更加浓厚起来了。不过我俩的情爱随着我俩的年纪——我与云姑同年生的，不过我比她大几个月——渐渐地变化起来了。从前的情爱完全是属于天真的，是小孩子的，是不自觉的，可是到了后来，这种情爱渐脱离了小孩子的范围，而转到觉悟的时期：隐隐地我俩相互地觉着，我俩不得不相爱，因为我是她的，她是我的，在将来的生活是永远不可分离的伴侣。朋友，我真描写不出来这时期的心境，而且我的俄国话说得不十分好，更没有文学的天才，我真是形容不好啊！”

“光阴快得很，不已地把人们的年纪催促大了——我与云姑不觉已到了十四岁。唉！在十四岁这一年中，朋友，我的悲哀的不幸的生活算开始了。俗话说‘天有不测的风云。人有暂时的祸福。’在我们高丽，朋友，暂时的福是没有的，可是暂时的祸，说不定你即刻就可以领受着。你或

者坐在家里没有做一点儿事情，但是你的性命并不因此就可以保险的。日本人的警察，帝国主义者的鹰犬，可以随时将某一个高丽人逮捕，或随便加上一个谋叛的罪名，即刻就杀头或枪毙。唉！日本人在高丽的行凶作恶，你们能够梦见么？任你们的想象力是如何富足，怕也不会想象高丽人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虐待到什么程度啊！”

“我的父亲是一个热心恢复高丽独立的人，这是为我所知道的。在这一年有一位高丽人暗杀了某日本警官，日本当局竟说我父亲是主使的嫌疑犯——这个底细我实在不晓得了。结果，我的父亲被捉去枪……毙……了……”

苏丹撒得骇得站将起来，连喊道：“这真是岂有此理！这真是岂有此理！唉！我不料日本人在你们高丽这般地作恶！……”我听了李孟汉的话吃了一大惊，苏丹撒得这种态度又把我骇了一跳。李孟汉又落了泪。接着他又含着哭声断断续续地说道：“我的父亲被日本人枪毙了之后……我的母亲……她……她……唉！可怜她……她也投海死了……”苏丹撒得瞪着两眼不作声，简直变成了木偶一般；我似觉我的两眼也潮湿起来，泪珠几乎从眼眶内迸涌出来了。大家重行沉默下来。窗外的风此时更呜呜地狂叫得厉害，俄而如万马奔腾，俄而如波涛怒吼，俄而如千军哭喊，俄而如地覆天翻。……这是悲悼高丽的命运呢，还是为李孟汉的不平而鸣呢？

李孟汉止了哭，用手帕拭一拭眼泪，又悲哀地继续着说道：

“倘若没有云姑，倘若没有云姑的婉劝，朋友，我久已追随我的父母而去了，现在这个地方哪里有我李孟汉，你们又哪里能在这莫斯科见着我的面，今晚又哪里能听我说话呢？……啊！云姑是我的恩人！啊！云姑是我的生命的鼓励者！”

“我的父母双双惨死之后，剩下了一个孤苦伶仃的我；云姑的父亲（他也差一点被警察捉去了，但经过许多人证明，幸得保安全）将我收留在他家里，待我如自己的儿子一样。可是我总整日不住地哭泣，总是想办法自杀，因为我觉着父母既然惨死，一个孤零零的我没有再活的兴趣了。云姑不为着我，当然也是悲哀极了；她几乎连饭都吃不下去。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子，她感觉我的态度异常，生怕我要做出一些自寻短见的事情，于是她特别留意我的行动。我曾向她表示过要自杀的心思，她听着就哭起来了。她百般地哀劝我，她指示我将来一些应走的道路。唉！我的云姑，她真是一个可敬佩的姑娘！她的见识比我的高超几倍：她说我应当留此身为将来用，将来总有报仇的一天；她说，死了没有用处，大丈夫不应当自寻短见；她又说，倘若我死了，她一定要哭死，试问我的心能忍么？……我觉着云姑的话合乎情理，她的颖慧的心眼实为我所不及。于是我将自杀的念头就抛却了。并且我当时虽然想自杀，但心头上总还有一件挂念而不能丢的东西——这东西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云姑，寄托我的生命的云姑！朋友，你们想想，倘若没有云姑鼓励着我，现在你们有与我李孟汉相处的机会么？”

“从这时起，云姑简直变成了我的温柔慈善的母亲了。她安慰我，保护我，体贴我，可以说是无微不至。我虽然有同她生气的时候，但她都能容忍下去，毫未见怪于我。唉！我的云姑，我的可爱的云姑，可惜我不能再受她的柔情的润泽了！……”

“这样平静地又过了两年，云姑越长越好看，越长越比从前标致了！她的美丽，唉！我简直形容不出来——是啊，我也不应当拿一些俗字眼来形容她那仙人般的美丽！也许世界上还有比我云姑更为美丽的女子，但在我的眼中，朋友，你们所说的美丽的女子，简直不能引起我一丝一毫的注意啊。你们平素或笑我是老学究，不爱谈论女子的事情，唉！你们哪里知道我的爱情如一块

墓穴一样，已经被云姑整个地睡去了，不能再容别人的占领呢？我并不是为云姑守节，乃是以为世界上没有比云姑更可爱的女子了；我领受了云姑的爱，这已经是我此生的大幸，不愿再希望别的了。朋友，你们明白我么？你们或者很不容易明白我！……”

“我已经是到了十六岁了。日本人，唉！凶恶的日本人能任我这样平安地生活下去么？杀了我的父亲，逼死了我的母亲，这还不能令他们满意，他们还要，唉！还要我这一条命！我不知高丽人有什么对不起日本人的地方，致使他们一定要灭高丽人的种，一定要把高丽人杀得一个不留。……我年纪渐渐大了，日本的警察对于我的注意和监视，也就渐渐紧张起来了。布满了警察要逮捕我的风声。云姑的父亲见着这种情形，深恐日本人又下毒手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把我捉去杀了。他老人家日夜战兢兢地，饮食不安；我呢，我自己倒反不以为意的样子。一日，他老人家把我喊到面前，四顾无人，他对我簌簌地流下了泪，我这时真是莫知所以。他含着哭声向我说道：‘汉儿，自从你父母死后，我视你如自己的亲生的儿子一般，你大约也感觉得到；我本想将你放在自己的面前扶养成成人，一则使你的父母在九泉下也能瞑目，二则也尽尽我对死友的义务，况且我已把云姑许给你了呢？但是现在，我的汉儿，这高丽你不能再居住下去了……日本的警察对于你，唉！谁知道他们怀着什么恶意呢！倘若你一有不幸，再遭了他们的毒手，那我怎么能对得起你，又怎么能对得起你的亡故的父母呢？唉！我的汉儿！事到如今，你不得不早为脱逃之计，我已经替你预备好了，就是今晚，你……你……你一定要离开这悲哀的高丽……他年……啊！他年或有见面的机会！……’云姑的父亲情不自己地放声哭了。我这时简直如晴天遇着霹雳一般，无所措手足，不知说什么话才好。朋友，你们试想我这时的心境是什么样子！唉！一个稚弱的我忽然遇着这个大难题，朋友，你们想想怎么样子解决呢？我这时没有话讲，我只是哭，我只好唯他老人家的命是从。”

“但是我的云姑呢？她曾否已经晓得了她父亲这时对我所说出来的意思？啊！贤慧的云姑！明大义的云姑！她已经晓得了；并且我怎么样逃难的方法……都是她与她的父亲商量好的。她岂是愿意如此做吗？她岂是愿意我离开她，忍心让我一个人去向异邦飘泊吗？不愿，绝对地不愿啊！但是为着我的安全，为着我的将来，她不得不忍心将我送出悲哀的高丽！唉！她是如何地难过啊！她的父亲向我说话的时候，即是她一个人在自己的房内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，即是她肝肠寸断的时候。……”

“这一天晚上十点钟的时候，有一个老人驾一只渔船，静悄悄地泊于鸭绿江上一处无人烟的地方，伏在芦苇深处的岸边。在黑暗的阴影中，一对小人儿脚步踉跄地，轻轻地走到这泊渔船的岸边来。这是要即刻生离的一对鸳鸯，任你是谁，唉！任你是谁也形容不出他俩心境是如何地悲哀啊！他俩到了岸边之后，忽然将手里拿的小包袱掷在地下，搂在一起，只是细微地呜呜地哭泣，不敢将哭声稍微放高些。‘我的汉哥！你这一去……我希望你好好地珍重……我永远是……你的……只要世界上正义存在……我们终……终有团聚的一日！……’我的云姑！唉！我的心……碎……了……我将努力完成你的希望……除了你……世界上没有第二人……唉！你是我心灵的光……光……’他们哭着说着，唉！这是如何悲哀的一幕！渔船上的老人下了船走到岸上来，将他俩用手使劲地一分，壮重地说道：‘还哭什么！是好汉，总有恢复高丽自由的一日，总有夫妻团聚的一日！现在光哭是没用的！云姑！你回去，回去，切莫在这儿多站了，谨防被人看见。’老人将话说完，便一把将这少年拉到渔船上，毫不回顾地摇桨而去。大约云姑还立在岸上望，一

直望到渔船望不见了的时候为止。”

“唉！朋友，我的亲爱的朋友啊！又谁知这鸭绿江畔一别，便成为永别了……高丽或有自由的时期，但我的云姑，我的云姑啊，我永远再见不着她的面了！说什么总有团聚的一日，……鸭绿江畔是我永远的纪念地！年年江水呜咽，是悲鸣着高丽的命运，是替我那可怜的云姑吐恨！……”

“我曾在这一天夜里逃到中国地界过了两年，又由中国跑到这解放后的俄国来，当了两年红军中的兵士，不知不觉地到现在，离开高丽已经有六七年了；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没有一分钟不恋在高丽和我云姑的身上！我出奔后从未接过云姑的一封信，实际上我俩也没有通信的可能。我实指望有与她团聚的一日，又谁知她在今年正月初又被日本人害死了！唉！江河有尽头，此恨绵绵无尽期！”

“到底你的云姑是因为什么罪名死的呢？”我插着问，李孟汉把眉一皱，发出很低微的声音，“因为什么罪名死的？听说她是高丽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妇女部的书记，她有一次参加工人集会，被日本警察捉住了，定她一个煽动罢工的罪名，于是将她收了监，于是她屈死在监狱里。听说在审判的法堂上，她大骂日本人的蛮暴，并说倘若高丽的劳动群众没有死完的时候，则自由的高丽终有实现的一日。啊，这是何等的壮烈啊！这种壮烈的女子，我以为比什么都神圣。朋友们，除了这个神圣的她而外，你们能替我再找一个更可爱的女子么？……”李孟汉将话说到此地，忽然出去找朋友的C君回来了。C君淋了一身的雪，好像一个白鹭鹭一样，我们忽然将注意点挪到他的身上了——我们的谈话也就中止了。

时候已经是十二点过了，我们将炉火扑灭，各自就寝。但我听见李孟汉上床后，还好久没有睡着，尽在那里翻身叹气。

弟兄夜话

江霞自 R 国回国之后，蛰居于繁华吵杂的上海，每日的光阴大半消磨在一间如鸟笼子一般的小亭子间里。他在 S 大学虽然担任了几点钟的功课。藉以为维持生活的方法，使肚子不至于发生问题，然而总是镇日地烦闷，烦闷得难以言状。这并不是因为江霞自负是一个留学生，早怀着回国后大出风头的愿望，而这种愿望现在不能达到；也不是因为江霞有过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奢望，而现在这种奢望没有达到的机会；也不是因为他的心境回到数年前的状态，又抱起悲观来了。不是，绝对的不是！他到底为什么烦闷？简单地说，他的烦闷不是因为要做官或是因为要发财，而是因为这上海的环境，这每日在江霞眼帘前所经过的现象，使江霞太感觉不安了。江霞每日在上海所看见的一切，使江霞不自由地感觉着：“唉！这上海，这上海简直使我闷煞了！这不是我要住的地方，这简直是地狱。……”

江霞在冰雪的 M 城居住了数年，深深地习惯了 M 城的生活。现在忽然归到灰色的中国，并且是归到黑暗萃聚的上海，一切眼所见的，耳所闻的，迥然与在 M 城不同，这的确不能不使他感觉着不安。论起物质方面来，上海并不弱于 M 城：这里有的是光滑平坦的马路，高耸巨大的洋房，繁华灿烂无物不备的商店；这里有的是车马如龙，士女如云……总而言之，这里应有尽有，有什么不及 M 城的地方？难道说 M 城比上海还美丽些么？江霞为什么感觉着不安？上海简直是乐地！上海简直是天堂！上海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奇物异事，江霞还要求一些什么呢？既不要升官发财，又不抱悲观的态度，那么江霞就应当大行乐而特行乐了，又何必为无益的烦闷呢？

但是江霞总感觉着烦闷，总感觉这上海不是他要住的地方，总感觉 M 城所有的一件东西是上海所没有的，而这一件东西为江霞所最爱的，为江霞心灵所最维系的东西——江霞既然在上海见不着这一件东西，所以他烦闷得非常，而时常要做重游 M 城的甜梦。这一件东西到底是什么呢？不是 M 城所特有的歌舞剧，不是那连天的白雪，也不是令江霞吃着有味的黑面包，而是 M 城所有的新鲜的，自由的，光明的空气。

在 M 城，江霞可以看见满街的血旗——人类解放的象征——可以听见群众所唱的伟大的《国际歌》和童子军前列乐队所敲的铜鼓声。但是在上海呢？红头阿三手中的哭丧棒，洋大人的气昂昂，商人的俗样，工人的痛苦万状，工部局的牢狱高耸着天，黄包车夫可怜的叫喊……一切，一切，唉！一切都使得江霞心惊胆战！或者在上海过惯的人不觉得，但是在 M 城旅居过几年的江霞，蓦然回到上海来，又怎能免去不安的感觉呢？不错！上海有高大的洋房，繁华的商店，如花的美女，但是上海的空气太污秽了，使得江霞简直难于呼吸。他不得不天天烦闷，而回忆那自由的 M 城。……

江霞回到上海已经有三个多月了，在这三个多月之中，有时因为烦闷极了，常常想回到那已离别五六年的故乡去看一看。故乡在 A 省的中部，介于南北之间。山水清秀，风景幽丽，的确是避暑的佳地。父母的慈祥的爱，弟兄们的情谊，儿时的游玩地，儿时的伴侣，诸小侄辈们的天真的欢笑，……一切都时常萦回在江霞的脑际，引诱江霞发生回家的念头，似觉在暗中喊呼：“江霞！江霞！你来家看看罢！这里有天伦的乐趣，这里有美丽的景物，这里可以展舒疲倦的胸怀……”

啊！好美丽的家园！应当回家去看一看，休息一休息，一定的！一定的要回去！

但是江霞终没有勇气作回家的打算。家园虽好，但是江霞不能够回去，江霞怕回去，江霞又羞回去！这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江霞的家庭不要江霞了？因为江霞在家乡做了什么罪恶逃跑出来的？因为江霞在家乡有什么凶狠的仇人？或是因为……啊！不是！不是因为这些！

江霞幼时在家乡里曾负有神童的声誉，一般父老，绅士，亲戚以及江霞父亲的朋友们，都啧啧称赞过江霞：这孩子面貌生得多么端正，多么清秀。这孩子真聪明，写得这么一笔好字！这孩子文章做得真好！这孩子前程不可限量！这孩子将来一定要荣宗耀祖的！……有几个看相的并且说过，照这孩子品貌看来，将来起码是一个县知事！有几个穷亲戚曾不断地说过，这孩子将来发达了，我们也可以沾一沾光，分一分润。这么一来，江霞简直是一个神童，江霞简直是将来的县知事，省长或大总统了。光阴一年一年地过去，人们对于江霞还是继续地等待着，称赞着，希望着。但是忽然于 1920 年元月，江霞的父母接到江霞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，信上说，他现在决定到 R 国去留学，不日由沪动身，约四五年才能回国，请父母勿念等语。……喂！怎么啦！到 R 国去留学？R 国是过激派的国家，是主张共产共妻的国家，在 R 国去留学，这岂不是去学过激派，去学主张共产共妻的勾当？这是什么话？唉！江霞混蛋！江霞变了！唉！好好的一个江霞，现在居然这样糊涂。……家乡的一般人们，自从江霞到 R 国后，对于江霞的感情大变，大部分由称赞，希望，等待，转到讥笑，叹息，咒骂了。

江霞深深地知道这一层，知道自己的行为为家乡的人们所不满，所讥笑。江霞想道，家乡的人们从前所希望于我的，是我将来可以做官发财，是我将来可以荣宗耀祖，但是现在我回国后仅教一点穷书，每月的收入仅可以维持生活。并且……倘若我回去了，与他们怎么见面？说什么话好呢？喂！他们的那种态度，那种心理，那种习惯，那一切令人讨厌的样子……我真是不高兴与他们多说话！我真是不愿意回去与他们相周旋！我回去了之后能够躲在家中不见人吗？我的父母一定要逼迫我见人，一定要我与所谓父老绅士们相周旋，但是我怎么能忍受这个呢？还是不去的好！不回去，还是不回去！等一等再说罢！

但是，倘若仅仅只有这一个困难的问题，恐怕还是遏抑不住江霞要回里的打算。无奈对于江霞，还有比这更困难的问题，这就是他的婚姻问题。八九年前，江霞的父母听了媒妁之言，替江霞订下了一门亲事。当时江霞虽然感觉着不满意，但是因为年龄和知识的关系，只好马马虎虎地听着父母做去，未曾公然表示反对。后来江霞年龄大了，升入了 W 埠的中学，受了新潮流的激荡；一般青年学子群醉心于自由恋爱，江霞本来的性格就是很急进的，当然不能立于例外了。本来呢，婚姻是要当事人两方同意方能决定的，怎么能由父母糊里糊涂地拉拢？江霞从未见过自己的未婚妻生得什么样子：是高？是低？是胖？是瘦？是麻子？是长腿？是长腿？江霞联想象也想象不着，至于她的性格是怎样，聪明不聪明，了解不了解江霞的性情，那更是谈不到了。江霞真是有点着急！眼看着结婚的期限快到了，但是怎么能与一个不相识的女子结婚？倘若结婚后她是一个白痴，或是恶如夜叉，或是蠢如猪牛，那如何处置呢？想起来真是危险，危险得厉害！江霞除了读书和在学生会办事的时间，差不多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解决这个困难的问题上面。

这个问题能够拖延下去不求解决么？江霞在每次的家信中，曾屡次露出对于婚姻不满意，后来居然公开地向家庭说明，无论如何，没有与 W 姓女结婚的可能。这件事情可是把江霞的父母难住了！解除婚约？这怎么能办得到呢？这是古今中外未有的奇闻，至少是江霞的家乡百余里附近

未有的奇闻！办不到，绝对地办不到！况且 W 族是有势力的大族，族中有很多的阔人，他们如何能够答应？倘若他们故意为难，故意跑到县里去控告，或是纠众到门前吵闹……这将如何是好呢？哼！真是把江霞的父母为难死了！

江霞的父母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江霞的要求！木已成舟，哪里还能再说别的话？江霞应当勉强一点罢，反正是办不到的事情。江霞的父母说，无论你要求什么都可答应，但是这个问题，请你不要使父母为难罢，办不到，绝对地办不到！江霞替父母想想，也实在觉着太使父母为难了。但是怎么能与一个不相识的女子结婚？谁个又能断定那个 W 姓女子不是瞎子，或是比夜叉还要凶些？唉！这也是绝对地办不到，无论如何办不到！江霞想来想去，也罢，等有机会时，我跑它一个无影无踪，使家庭找不到我，这婚姻当然结不成的了。现在不必向家庭说，说也没有用处。我跑了之后，看那 W 姓的父母怎样？他们能再逼迫我的家庭么？倘若他们能逼迫我的家庭，那么我的父母岂不能向他家要儿子？儿子都跑走了，还讲什么娶媳妇？好！就是这样办！

江霞所以要跑到 R 国留学，大目的虽然不见要躲避结婚，但是躲避结婚却为一附带的原因。江霞以为在 R 国过了几年之后，这婚约是大约可以解除的，孰知江霞回国之后，写一封信向家庭问一问婚约解除了没有，得到了一个回答：“没有！”唉！这真是糟糕！怎么办？现在还是没有办法，如出国前没有办法一样。事情是越弄越僵了！江霞的家庭天天等江霞回去结婚，他们的打算是：倘若江霞一回家，不问你三七二十一，愿也好，不愿也好，按着磕了头，拜了天地再说。江霞知道这种计划，时时防备这种计划。防备这种计划的好方法是什么？就是一个不回家！家乡有青的山，绿的水，家乡有一切引诱江霞要回里的东西，家乡的幽静实比这上海的烦杂不知好多少倍。江霞何尝不想回家？江霞为烦杂的上海弄得疲倦了，很想回家休息一下，但是一想到这一件危险的事情，回家的念头就打断了。唉！不回去，还是不能回去；

江霞的父母屡屡写信催江霞回家，但是江霞总都是含糊地回答，不是说等到暑假回家，便是说刻下因有事不能离开上海，总没说过一个肯定的回家的日期。江霞的家庭真是急坏了，特别是江霞的母亲！江霞是他母亲的一个小儿子，也是一个最为钟爱的儿子，现在有五六年未回家了，怎能令她老人家不着急，不悬念？江霞在家时是很孝顺母亲的；但是现在江霞虽离开母亲五六年了，而仍不想回家看看母亲，这实在要教母亲伤心了。她一定时常叹息着说：“霞儿！你这小东西好忍心啊！简直把老娘忘了！唉！我空在你的身上用了力气！……”江霞也常想象到这个，并且想起母亲的情形来，眼珠也时常湿润过。但是他还是不回家。他怎么能够回家呢？母亲啊！请宽恕你的儿子罢！

有一日，江霞自 S 大学授课回来，没有雇黄包车，顺着幽静的福煦路漫步。这时已四点多钟了，西下的夕阳将自己的金辉静悄悄地射在路旁将要发青的行道树，及散立着的洋房和灰枯的草地上。路上少有骄人汽车来往吼叫，不过不断地还时闻着喀哒喀哒的马蹄声。江霞看看路旁两边的景物，时而对夕阳唏嘘几下，时而低头做沉默的幻想。江霞很久地没曾这样一个人独自散步了——他回到上海后，即在 S 大学任课，天天忙着编讲义，开会，有闲工夫的时候即自己坐在笼子般的小室内看书，从未好好地散过步。一个人散步罢？没有兴趣。去找几个朋友？他们都忙得什么似的，哪里有闲工夫？找女朋友？江霞初回国时，几乎没有与女子接近的机会。不错，S 大学有很多的女学生，但是处在中国社会环境里，这先生去找女学生游逛，似觉还未成为习惯。你问了么？且在室内坐一坐，也只好在室内坐一坐！

江霞走着走着，忽然动了乡情：屈指一算，离家已是六年了；现在的时光正是那一年离开家乡的时光，虽然那时家乡的风景不似此时的福煦路上，但是时光是一样的啊。唉！忽然间已是六年了！这六年间的流浪的我，六年间的家乡景物，六年间的家庭状况……啊！那道旁的杨柳，母亲送我行时所倚靠的杨柳，还是如往年一样，已经发育了么？那屋后的竹林还是如当年一样的绿？小妹妹的脚大约未裹罢？母亲的目疾难道还没有好么？……杨柳，母亲，竹林，妹妹……一切，一切，不知为什么在此时都一齐涌进了江霞的忆海。江霞动了乡情了，动了回家的念头了。无论如何，还是要回家去看一看！难道说就从此不要家了么？江霞想到这里，忽然一辆汽车经过江霞身旁鸣的一声飞跑去了，把江霞吓的眼一瞪，即时又莫名其妙地鼓动了江霞的与前段思想相反的思想：回家？我将怎么样与那些讨厌的人们相周旋？我将怎么样能忍受那糊里糊涂的结婚？我将怎么样……不！不！还是不能回家去！

江霞在这一日上午，从四马路买书回来，因为乘电车，遇着一个外国人霸占着一个可以容两人坐的位置，而不让江霞坐下去。江霞骂了他几句，几几乎与他大打起架来。后来那位外国人让了步，但是江霞愤恨外国人蛮横，无理欺压中国人，所生的气到此时还未尽消下去。此时江霞又动了乡情，心中的情绪如乱麻也似地纷扰，要想找一个方法吐泄一下。江霞想起成都路头一家小酒馆来了，于是由回家的路，改走到这小酒馆的方向来。

“徐先生格许多时候没来哉！”

“阿拉有事体呀，哪能够天天来呢？”

“徐话，徐要吃啥酒，啥个小菜？”

“花雕半斤，牛肉一小碟，烧鸭一小碟，徐要快一点哉！”

江霞虽然前前后后在上海住了许多时候，但是他的上海话还是蹩脚得很。不过马马虎虎地他懂得茶房的话，茶房也懂得他的话。茶房将酒菜端上，江霞自斟自酌，想借酒浇浇胸中的块垒。谁知酒越喝得多，胸中的烦恼也就越增加，恨不得即刻搭车到吴淞口去投海去！想起外国人对于自己的无理，恨不得拿起刀来杀他一个老子娘才能出气！江霞不是一个狭义的民族主义者，但是他以为凡是旅居中国的外国人都是坏东西，起码也有百分之九十九是的！江霞此时不愿意想起回家，结婚等等的东西，但是怎么能够呢？脑筋真是浑蛋！你教它不要想，而它偏要想！怎么办？江霞只是喝酒，一直喝到差不多要醉了。

这时已经有六点钟了。天还未十分黑，江霞踉跄地提著书包，顺着成都路，昏头昏脑地走将回来。刚一进客堂门，忽听着一个声音问道：

“老三！你为什么回来这样迟呀？等得急死我了！”

江霞昏头昏脑地，双眼朦胧，即时未看出说话的人在什么地方，便是酒意已经被这“老三”字惊醒了。老三？在上海有谁个能够这样称呼江霞？江霞在上海的朋友中从未谈过家事，谁个晓得江霞是老三？就是有人晓得江霞还有两位哥哥，江霞是行三，可是绝对也不会拿“老三”来称呼江霞！老三？这是一个很生的称呼，然而又是很亲近的称呼。江霞自从六年前离开家庭后，自从与两位哥哥分手以来，谁个也没喊过江霞老三，现在江霞忽然听见有人喊他老三，不禁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。“老三”这个称呼真是熟得很啊！江霞与自己的两位哥哥分别太久了，平素忆想不出两位哥哥说话的声音，但此刻一听见老三两个字，使江霞即刻就明白了这不是别人的声音，这一定是大哥的声音。江霞好好地定神一看，客堂右边椅子上坐着三十来岁的中年人，身穿着黑